

中德文化協會叢書

一個軍人之思想

塞克特著 厲零士譯

正中書局印行

中德文化協會叢書

一個軍人之思想

塞克特原著

蔣學士譯註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八版國紙本

一個軍人之思想

全一册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HANS VON SECKT

譯註者 關 雲 士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814)

目次

標語

象徵

弗里特里希紀念日

息里芬紀念日

興登堡

舊瑞典旗

陣亡紀念碑

問題

政治家與統帥

可達之目的

現代軍隊

軍隊在國家之地位

目

次

RW 316/14

一個軍人之思想

新時代之騎兵

參謀長

主要………一三五

譯者附錄………一四七

塞克特大將略傳

註釋

附圖——

康內戰役經過圖二幅

叩尼希格雷次戰役圖（毛奇所實施）

叩尼希格雷次戰役圖（恩里芬所理想）

格拉佛洛特戰役圖（毛奇所實施）

格拉佛洛特戰役圖（恩里芬所理想）

馬爾奴戰役圖（一九一四年失敗情形）

馬爾奴戰役圖（恩里芬原來計劃）

謬戾之議。夫同一思想，其言之巧妙而近理者，則我引用之固甚便利。然用之欲於學者之前博意外與深刻之印象者，例爲一軍人，有時引用歌德（Goethe）或甚至引用希臘之文句，藉以博文人學士之好感，令人覺其才具已超出操典、教程之外，此又當別論者也。故余不常引用典故。

標語又異乎「歷史傳說」（Geschichtsbegriffe）二者雖亦有其相似之點，然傳說則已近乎敬畏與尊崇。夫人之崇奉神靈與英雄，及人之不毀滅傳說，事屬當然。唯此處所用之「人」字，實已變爲一種標語，蓋此「人」字內已隱藏有「我」字之意義也。茲就余而言，余深憾不復能見彼焚耶教徒之火光下始就寢之暴皇「內羅」（Nero）（註一），而但見一英明而奇特之現代獨裁者。余深幸賴有特別境遇與優渥，得早識鐵血宰相之煥發精神與靈敏手腕。彼之奮鬪，猶似手揮利劍。初則出之避讓、抵擋、鎮靜，終則出之堅決、正

確制命。未嘗手持粗魯殘酷之鐵錘而破壞一切也。

余今就本行軍事範圍內檢討若干標語。余之爲此，實因此類標語之影響於人之生命，非獨可能，并有必然之勢，且早有無數之人類生命爲其所犧牲矣。然此非出諸用標語者之惡意，乃出諸用標語者自身之缺乏思想耳。流毒所至，日後必更甚於往昔。余爲責任心所驅使，不得不將若干軍事標語，就其含義，加以檢討。如是或能引起一般奉行標語者，事前先有一番自省耳。

世界和平主義

能認識戰爭之本義，需要，要求乃至結果者，莫如軍人。軍人對於戰爭可能與否之顧慮，較之一般政治家與但計及自身利害之貨殖家，尤爲關切。蓋犧牲一己之生命，歸終或不甚難。惟因履行自身職務之關係，必須連累他人之犧牲生命，則良心上所負之責任，甚爲重大。世之曾親歷瘡痍滿目之血戰者，曾從高地瞭望世界大戰之戰場者，曾目覩戰地人民之

流離失所，閭里爲墟，思之令人髮白者，與夫曾擔負多數人之生死責任者，是皆莫過於飽經戰陣，洞悉悲慘之軍人。故其對於戰事之戒懼心，較之一般不識戰事，而妄談和平之幻想家爲多也。彼以鳴刀兇狠喜戰之將官形態，而目軍事領袖者是出於惡暴政爭之所虛構，是爲無意識的滑稽報紙所歡迎，於是亦成爲一具體化之標語矣。世人倘必欲以此種厭惡軍人，反對戰爭之態度，稱爲和平主義，唯有聽之而已。夫真正之世界和平主義，乃基於理智而生於責任心者，非爲一般喪權辱國，模糊國界之籠統和平主義也。世人若有提倡減少戰爭之可能性者，軍人未有不額手稱慶，賀慶其成。然口呼「永不戰爭」(Never War)之標語而遊行於街市，則絕非軍人所能爲者也。緣軍人深知戰爭與和平之決定，除元首、內閣、國會、條約與聯盟等之外，尙有一種較高的權威，是卽民族盛衰相替之不易法則也。若過似此之存亡戰爭，不助其

同胞準備正當防衛而反有意使祖國之國民放棄抵抗者，甚且甘願勾結鄰敵，以挫弱己族。若爾和平主義者，誠宜處以極刑。懸之高竿——即不然，吾人對之亦應於心目中有「一種道德之制裁」。

世界和平主義一概念，自練達世情，洞明責任者之崇尚和平心理，以至於奴隸成性，降服苟安者之趨附和平心願，悉倡言之，於是遂成爲一種意義模糊之標語矣。

帝國主義

就其字義易與「帝皇」(Imperator)一詞相混淆。除此以外，用以通稱一民族圖謀不軌之統治與擴張，乃至懷抱 *Imperium mundi* (支配世界)之野心者。惜乎世間往往對於一民族之表示積極生活者，以及處民族鬭爭中抱自衛之意志者，公然亦以此名詞指摘之攻擊之。故帝國主義一詞在意向衝突中遂成標語矣。然用此詞者，不以自稱，而以稱人。凡他國公

然或祕密企圖侵略，使我國不得不起而自衛，我乃以帝國主義稱之。唯今之英人，仍得傲然獨用 Empire（帝國）一概念，以映襯其囊括全球之勢力。此在其他民族當之，則帝國主義者將被指為世界和平之叛逆矣。

軍國主義

此名詞在政治的日常鬭爭上，殆已不僅為一種標語，且已成為一種呪詞矣。此與今日流行之「荒謬舊政」(Fluchwuerdiges regime)、「班長氣燄」(Feldwebelton)、「兵營風習」(Kasernengeist) 諸呪詞相

埒。察其意義似欲使新時代對於既逝者之一切，必臨其墓，響之以唾罵而後快者。究竟何謂軍國主義，頗難索解，總之為一標語而已。唯余敢謂此軍國主義實首致普魯士繼又致德意志於強大者也。余固知軍國主義之能使人厭惡與懼憚，但余仍當自認，唯因有此，方使我國得抵抗全世界之敵人至四年之久，並藉此項教育，得使我輩撲滅共產主義之狂焰。是以至今普魯士領導

下之德意志仍依既往之軍國主義而生存。故余之解釋軍國主義——此種無聊之標語，非出諸余個人之語彙，并此聲明——絕不同於鄰國之時人。彼等所謂軍國主義者乃爲一種軍人階級之專權。此種情形我國未嘗有之。若夫所謂一種啓戰覺、好復仇、專事破壞和平之軍閥，則惟有於報紙論壇中成爲標語。在此二說之間，尙有種種其他見解，各以其人之主觀相爭論，莫衷一是，茲姑不論。但余覺此軍國主義一詞，確已蟬脫，變成標語，惟此僅指謂德國之軍國主義耳。若夫法國正傲然教其民而爲 Nation armée（軍國）是非軍國主義乎？至若美國，雖自居爲世界和平之揭竿者，然在各大學中猶令參謀將校講授戰爭與戰術之課程，集其有教育之青年於 Officer training corps（軍官教練隊），率其工廠以演習動員。此在余視之，欲稱之爲愛國主義。若使我國爲之，則將被指爲軍國主義矣。一汝慎勿對我談德國，余不能忍之，自有

其故焉。」（註四）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德國在凡爾賽和平會議席上曾宣言：德國爲表示「永遠放棄一切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之傾向」起見，故接受解除自國武裝之要求。

標語者足以致死命者也。

戰爭者爲政治之繼續而參用別種方法

此語出於克老色維次（Claus

ewin）之戰爭論（Vom Krieg）第八卷（註五），今已成爲標語化之語典矣。其危

險乃在人之盲目妄用，而易成爲荒謬絕倫之推論。克老色維次之人物與言

行，與其過爲推崇，無寧細心研究。欲明該句之真義，則非有詳細之解說不可。

該句之原文已與一般人所援引者不同。彼曰：「戰爭者無非爲政治國交

之繼續而參用別種方法耳。」（Der Krieg ist nichts als eine Fortsetzung des politis-

chen Verkehr 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細聆彼之評論，則知彼並不欲奉此爲教義，乃僅爲由研究歷史與個人經驗所得之推論。故其結論曰：「一國之政治愈有勢力與愈有目標，則其由政治而起之作戰亦愈有勢力。」熟知拿破侖之所以勝敵者，當能知斯言之不謬。雖然，吾人固認政治之提前與準備對於作戰確有影響，但就吾人今日之經驗，亦知克老色維次所言又未必盡然。其能適用於任何時期與情勢者，厥爲彼所論戰時中政治工作與外交活動之應繼續努力耳。余對於政治家與軍事統帥之關係，在本書中已有專題立論，讀者可參照之。此語在引用上之錯誤在於但視之爲標語，而埋沒克老色維次所主張之學說，是卽戰爭之實質唯以殲敵爲目的也。能明斯義者，必明所謂戰爭者雖非爲一獨立之本體，然亦自具規律而順應於各民族之有機生活之中也。政治之影響於戰爭，亦正如戰爭之影響於政治。每次戰爭之終

局，則世界者非復重返原狀，而必臨於新問題矣。

吾人若對此偉大軍事哲學家之所言，徒知背誦而不加深究，則克老色維次一名詞即將成爲標語矣。

「康內」(Cannae) (註六)

標語之有害於吾人者當無過於此。

一種真

理在標語中遽變爲怪象者此實爲其明例。

夫息里芬

(註七)

遠溯戰史，以覓其

心目中可認爲模範之理想戰爭。

卽由此點觀之亦足以知其用意之所在矣。

彼之所以用「康內」之標題者，

蓋務求彼所主張之原理，有精確之形式，彼

所遂心之著作有深刻之篇名也。

然則彼之學說究含何義？

「康內」之概

念，正確言之，蓋謂吾人所求於戰鬪指揮者期在殲敵，達此目的，最妥莫如猛烈

包圍敵軍之兩側面，——

試參看「康內」篇原著。

用此最理想之方法，不賴

我軍在重要地點已佔有優勢，而敵人方面亦容我作兩側面之包圍。

苟無此

種戰略之前提存在亦當牢記包圍法本身即僅用一側面包圍亦終爲成功殲敵之最良途徑。此實爲理想上一種合乎事理之轉變也。至欲證明包圍法之效力吾人不必追溯「康內」之原則。假令包圍法不能使用——此種情形吾人在大戰中曾遇之——則爲指揮官者亦不當即曰彼已智窮技盡唯仍當照息里芬之精神而行事認清目標集全力於有效之處——斯時縱爲正面攻擊亦無不可。唯此種勝利在息里芬視之當然加以「平凡勝利」(Ordinaerer Sieg) (註八) 之讚辭。平心言之吾人在許多大小之作戰演習與夫圖上作戰時何嘗不作包圍法之練習與實施乎？若爲情勢所許且將作雙翼包圍法。夫如是則謂指揮者之於演習上固已著重包圍法之練習亦無不可也。然則在此種演習中每次之突破企圖豈悉有成望乎？一種標語與一般軍事學上之課題其爲力之大可於此中證明之。故余以爲戰後凡遇種種演習之竭力

試用包圍法，使其前線展至無限者，應與否認有戰爭者俱在打倒之列。凡屬戰爭當不能無有結果。息里芬在對法作戰計劃中，自己早已取消其兩翼包圍之企圖，而著重於緊要之右翼。

(註九)

此以包圍法求決勝之基本原理，遂由

戰略而運用於大戰。然取勝所關之前提，即集注全力於一目的，在此處即以其右翼作包抄者，則不復實現。作戰中途，雖以稍衰之兵力，猶在施用原來之包圍計劃。乃於其時忽憶及「康內」思想，實無異欲以徒弟之技能，改良師傳之思想。終至一無結果而後已。爾時右翼依然努力其戰略上之包圍，致反將實行包圍戰略之最大目的遺忘。當我軍在東線作大突破戰時，為指揮者確曾用盡心血，令其部隊及下級指揮官，使之習慣為彼等向所未諳之作戰條件。戰勝雖將到達，尚不令其作過早之「迂回」(Einschwenken)與其慣做之「比鄰正面積捲」(Aufrollen der Nachverrouten)。然「康內」為戰敵決